

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電影事業

程其恆

日本的電影事業，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，幾乎到了停頓的境地，而往後十幾年，則有一日千里突飛猛晉之勢，一九四六年，即日本戰敗後的第一年，只出片十二部，一九四七年六十七部，一九四八年，九十七部，一九四九年，一百二十三部，一九五〇年，一百五十六部，一九五一年，二百十五部，一九五二年，二百〇八部，一九五三年，二百七十八部，一九五四年，三百〇二部，一九五五年，三百七十部，一九五六年，四百二十三部，一九五七年，四百三十四部（註），一九五八年，五百十八部。

日本電影事業的振興，根據各方面的資料，不外下列各種原因：第一：日本現在有六千一百二十三座電影院，因為在國內市場不成問題，這是促成日本電影事業發達原因之一。

第二：國外市場的開拓，「地獄門」、「羅生門」、「雨夜物語」三片均獲得了世界性的影展獎，其中「地獄門」一片，曾在紐約及洛杉磯連續上映達七個月之久，但是日本並未因此而滿足，還在不斷地求進步。

第三：「沒有老，只有好」——豪製廠長龍芳先生在日本考察電影事業回國後，有兩句結論式的話，是日本電影界，「沒有老，只有好」，不怕你資格再老，如果不求進步，就得遭受淘汰，拍片時間，雖在白天，但即是極有地位的演員，如果遲到半小時，即遭全體工作人員的抗議，道歉始能了事，通常要做了五年的助理導演，纔能升充導演，沒有僥倖獲致的情形。

第四：團結的力量——日本電影事業，雖有很多派系，但對外總是團結一致，僅是在事業上作合理的競爭，並不互相排斥，每一個公司均有其特點，亦均有其不同的成就，而奮鬥的目標，則是一致的。

第五：注重獎勵工作——日本的獎勵工作，不一定是政府來做的，例如一九四七年，每日新聞社開始辦理「每日新聞社電影比賽獎」，設有十三項獎，每次要聘一百多人擔任評選委員，此外還有電影旬報十大佳片獎，東京電影批評家協會獎，國家廣播協會獎，日本影評家協會獎，電影世界公司獎等，這種多方的鼓勵，這也是促使日本電影發展的原因之一。

第六：限制外片輸入——限制出片輸入，亦不失為鼓勵國產片方法之一，一九五一年，美片輸入一百八十部，一九五四年，則降到一百三十八部，此外法片二十三部，英片十部，意片十部，德片六部，到了一九五五年，美片又降為一百三十二部，對我國影片的限制，則為每年兩部。

第七：鼓勵輸出——即以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為例，日片輸出國外者，文藝片四百六十三部，教育片五十九部，打鬥片一百八十一部，其中到沖繩島二百三十八部，美國九十部，中國八十一部，大陸（匪區），俄國各九部，香港八部，菲、法、意各五部，法國四部，德、土、巴西各兩部，泰、緬、阿根廷各一部。

日本從一九五六年起，有三個特殊的發展，第一、增加彩色片的生產，第二、攝製寬銀幕影片，第三、加強擴展海外市場並參加國際合作拍片。日本在一九五一年開始攝製彩色片一部，一九五二年拍一部，一九五三年三部，一九五四年五部，一九五五年十部，一九五六年三十部，日本自己已發明富士彩色膠片，從一九五七年起已開始應用。

在參加國際合作拍片方面，有松竹公司和法國合作攝製的「暮情難忘」，與美國合作攝製的有「秋月茶室」，「櫻都使者」，「竹屋」，「東京警匪戰」等片，「羅生門」，「雨夜物語」，「無法松的一生」均在國際影展獲得冠軍，「金色夜叉」，亦被美國科學藝術學院列為「最佳彩色」片，在一九五六年，計有「日活公司」的「緬甸豎琴」，獲第十七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獎，東寶公司的「宮本武藏」獲美國電影學院外國電影獎，白蛇傳（東寶公司與香港邵氏公司合作）獲第六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彩色攝影特別獎，日映公司的「卡拉哥龍」也是在屆電影節獲銀熊獎，屆屆亞洲影展的獎，日本也差不多佔了半數，在一九五七年，東南亞各國紛紛到日本拍片，如菲片「東京一九六〇年」，「旅行」，香港方面，有國際公司的「紅娃」，「落馬湖」，邵氏公司的「櫻都艷跡」，「萬紫千紅」，以及王元龍獨立製片的「鴉血忠魂」，「海棠紅」等。

日本電影獲得國際上的地位，決不是偶然的，譬如「羅生門」，因為國內無法賣座，其目的即着眼於海外市場，結果淨賺美金二百萬元，該片是以芥川龍之介的小說改編，「雨夜物語」則脫胎於「聊齋」，寫人鬼戀愛故事，完全是日本或東方的風格，西洋人基於好奇心，也不得不去欣賞一番，這完全成功於日本的民族形式。

末了，特別在此聲明，筆者並未足履日本國門，本篇係根據資料纂綴而成，如有不正確的地方，敬請專家指正，幸甚，幸甚！
註：一九五七年，日本影片產量佔世界第一位，其次為美國，三百七十八部。